



祁连中秋

郑 重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秋 中 連 祁

鄭 重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9 •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小说特写集,包括六篇作品。“新村老人”写一位老大爷到河南垦荒队去探望他的孙子,被当地的建设情况吸引住了,舍不得离开垦荒队的新村,而且决心要在新村里为青年一代留下些什么,作为纪念。“荒原上的姑娘”写一位姑娘怎样坚决地要求参加垦荒队,并在垦荒中成了劳动模范,当选为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。“祁连中秋”描写垦荒队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中秋夜,垦荒队的姑娘们不但是劳动能手,而且是很出色的业余演员。“初访祁连”是写河南信阳县一位老人怎样带动落后的儿子,到宁夏参加开荒的故事。“综合委员”和“房东”两篇,生动地刻划了两个青年人的新的品质。

祁 连 中 秋

郑 重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

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书号 0573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 1/2 字数 45,000

1959年3月第1版

195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2,000 定价(八) 0.22 元

目 次

新村老人.....	1
荒原上的姑娘.....	13
祁連中秋.....	25
初訪祁連.....	34
“綜合委員”.....	46
房東.....	60

新村老人

新村是去年五月才在甘肃省民乐县荒原上建立起来的。这里原先没有一棵树。可是今年，在一进村的那条大路两旁，有了树。

虽然那些还刚刚只有几个枝叶的杨树，小到它们的树荫连普通人的身体都遮不过来，但是当你走进新村时，树底下总是蹲着一个须发半白的老人告诉你：“天热哪，到树底下凉快凉快吧！”

你到树下，老人笑吟吟地递给你烟管，给你擦着火，和你热情地谈起天来；你要是因为忙或是别的原因不去时，他会心里不是味儿。这老年人是谁？他为什么总是蹲在树底下呢？

老人名叫刘丰，可是在新村是没有人这样叫他的。

他是去年六月底，为了他的孙子结婚，从河南来的。

在来的那天，早上九点钟上汽车，下午四点才到了六坝镇，赶在饭铺里吃了点饭，再加又步行了十华里，到新村时天已经完全黑了。所以当天他根本没有看到新村是个啥样子。

夜里，可能是由于新换地方不习惯，时间都过半夜了，老人还没睡着。刚好那天晚上刮大风。老人越想快点睡着，呜——呜——风越刮越大；砂粒打着窗纸，门吱——呜——地直响。老人心烦地想：“真是垦荒队，这地方还不知荒成个什么样子哩！”

可是第二天早上，他一推门，楞住了。在他眼前是一条宽敞的大街，街两旁是一排排新砌的房子。他极目看去，也没看到房子的尽头。

“平呀，”他喊着孙子，声音有点颤抖，“咱这是到什么地方了？”

孙子看看爷爷的样子，不解地回答：“新村呀！”

“哪个新村？”

“咦，不是写信告诉过您吗？我们建起了新村……”

“新村？你们建的？”一月，二月……爷爷扳着指头算了半天，“才几个月的工夫你们就能……”

孙子看看爷爷笑了：“就是的，几个月就建成了。”

嗨！这一来爷爷激动了，他饭也顾不上吃，一手拉住孙子，非要领他到新村里看看不可。孙子只得领着爷爷出去了。

走了不远，路左边是一所大房子，这房墙是白的，门是白的，连窗户也是白的。

“这是我们的诊疗所。”孙子介绍说，“有了病来这儿治。”

爷爷从窗户往里看看，可不是，屋里靠墙木架上的大瓶

瓶小瓶瓶，白色的床单，是个医院！和县城里那个医院差不多。走了不远，又是一所大房子。不过这所房墙是藍色的，門上写着大紅字。

“这是供銷社，”孙子又解釋說，“不管用什么，这里都有。”

爷爷迈腿进去看看，貨架上摆的，墙上挂的，紅紅綠綠，和在县城里見到的一样，是一个供銷社！

爷爷跟着孙子再走。到飼养室，牛馬成群；到工具室，犁耩成山。新村究竟有多大？不知道。爷爷只知道轉了半个上午了，孙子說才只看了三分之一！爷爷感叹地說：

“平呀，怎么能叫新村呢？这簡直是座县城呀！”

爷爷的心里既高兴，又惊奇。

第三天，爷爷要到割小麦的地里去看看。于是吃完早飯便坐上拉麦子的汽車往收割場去了。

到了收割場，爷爷从汽車上下来一看，又怔住了。那片黃橙橙的麦子向四周伸展开去，既沒有边，也沒有沿。他蹣起脚来，看到的是在很远很远处麦子和天連接了起来。

再就是十多个馬拉收割机，在天底下慢慢地蠕动着。

“老爷爷，这麦子不錯吧？”汽車司机問道。

“您別慌，”老爷爷摆摆手道，“这么多的麦子我在哪儿見過，讓我想想。”

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見過呢？老爷爷扣着自己的腦門想呵，想呵。在家里？不是，家里虽然如今也是高級社了，但是地沒有这么平，也沒有种过这么多的麦子。是在路上？也

不是！那么是在哪儿见到的呢？

“我反正是见过，但是在哪儿想不起来了！”

司机取笑道：“除了我们这儿哪里能种起这么多麦子呢？您别是在电影里看到的吧！”

“对！”他把手往大腿上一拍说，“你这一提我记起来了，是在电影里，苏联的！这就是社会主义，是不是？”

回来，老爷爷高兴地說：“平呀，你们这儿地真多呀，真是得好好下力干哩！”

二

沒几天，老人就爱上这儿的的地，爱上新村了。

开始时虽然他脚踏的是新村，眼看的是新村，但他心里总有点不踏实的感觉——才几个月的工夫能变成这个样子？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当他看到了这些年轻人是怎样劳动着的时候，由他的观察，由他的思索，他证实了——这一切都是可能的。有了这些年青人有什么事办不成呢！

老爷爷的心是熨贴的。于是老人那长者的心和那和善的微笑，一起放到年轻人身上去了。那些年轻人呢，也象嘴上抹了蜜似的：

“老爷爷吃饭了？”

“老爷爷，您看这事怎么办才好呀？”

“老爷爷……”

“老爷爷……”

这个见了叫老爷爷，那个见了叫老爷爷，今天老爷爷，

明天老爷爷，叫得老爷爷心里是那么舒贴，但是他却故意把脸一板说：“老爷爷，老爷爷，老啊老的多么不中听，把老去了，爷爷！”说完他自己也笑了。于是乎：

“爷爷……”

“爷爷……”

爷爷是一个真正的爷爷。他不仅有着农家爷爷那种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”啦，“早起一筐粪，晚上一捆草”啦，这一类教育后辈勤劳作风的古老谚语，而且还有着农家爷爷那种对耕耘的丰富知识。比如“六月六谷儿秀”啦，“芒种三日麦粒饱”啦，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农家爷爷的朴实的心和热情！哪个举行结婚典礼啦，爷爷穿上那件新蓝布褂子去了：“你们都长大了，成了亲以后，做老人的也去了一份心思。……”哪个被评上模范了，爷爷也去了。他笑着：“好……好……好……是个有出息的孩子。……”可是哪个要是做了爷爷认为不对的事了，爷爷也是第一个去了，轻了劝导几声：“你想想这样对吗？想想，你也不是个小孩子了！”重了呢，特别是爷爷已经说过但是还没有改时，他就会重声重语，甚至会气得吹胡子瞪眼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不是个好孩子，叫做老人的伤心！”

就是在家，自己爷爷的话小伙子也不一定是完全听从的，但是在这位爷爷面前，话越严厉，越觉得亲切，也越感动人心。哪怕是再犟的小伙子，要不了爷爷说上几句，就撅嘴认错了。但是当小伙子认错了以后，爷爷又心疼起来，有时候爷爷想不出句安慰的话来，就转过身去，把腰一弯，揪

开衣襟说：“别撅着个嘴了，伸进手去给我搔搔痒……往上点……真真是，人老就成废物了，连搔个痒都拍不上手去！”在这里，他既付出了做爷爷的心，又获得了做爷爷的骄傲！特别是在他说过后小伙子变好了，爷爷的心里是多么高兴呵！

但是爷爷也有不满意的时候，那是对自己。在他遥远的老家——河南，在他操持了几十年的家务里，那里每一块地的土质，每一头牲口的品性，所有家里的一切都装在他脑子里，时刻地追思着，策划着；以后入了社，这种习惯又和他社务委员的职务一起带到社里去了。那几百亩地种什么适合，哪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咋样，甚至有些事情对他并没有一点用处，但他也非要摸熟，记在脑子里。但是到了新村以后，当这种习惯的感情又自然地去捕捉新村的事物时，却不成了。早晨上工钟一响，那大队大队的人走出村了，汽车开出村了，马车赶出村了，尽管他费了很大很大的力气，但那个队有多少人，能干多少活，以及那些各式各样的农具，他怎么能搞得清呢！爷爷很焦恼。特别是在麦场上那天，那堆象小山似的麦粒，他反复地步量着，计算着，他估计最多不过一百二十石，但是等到一收呢，却是一百九十石。他估计盛麦的房也不够用了。爷爷生气地拍着自己的头道：“怎么，真的老得没有用了！”

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爷爷的情绪，天刚放亮，当年轻人还在熟睡的时候，爷爷便爬起来了，背起粪筐（其实他知道并没有粪拾），绕新村转一圈。天大亮了，村里人起来了，于

是他就先到飼养室，而后工具室、庄委会……走一圈，牛草如何如何啦，那个犁上的土沒擦掉啦，虽然爷爷在新村沒有任何职务，但他以他的习惯，以全村唯一长者的身份，什么都去插插手，什么都得說上几句。

就是連新村的业余豫剧团排練，也是少不了爷爷的。他拉着个小凳子在一旁坐下，抽着烟，有时候半天都不講一句話，有时呢，却忽地站起来，說了声“不对”，把烟管一扔就下场表演起来。他那硬硬的腰板和重重的脚步，当然会把年輕人逗笑了。但是爷爷却使勁板住臉說：“笑什么，我只是引个路！好坏还得你們練。”

老人就是这样在新村生活着。

時間过了几个月，按日期爷爷應該回去了。从河南老家来了一封又一封催归的信件。提到走，爷爷心里很不是味儿。刚好村里孙孙們挽留，爷爷便和孙子說：“打封信家去吧，說我过十天再走。”

过了十天，孙子給爷爷准备着行程了，但是爷爷又說：“再打封信家去吧，再住十天准走，十天！”

又过了十天，爷爷还是舍不得走。刚好天落了一場小雪，于是爷爷又說了：“平呀，天冷起来了，干脆写封信家去，等明年开春了再回去吧！”

爷爷就这样在新村过了一个冬天。

三

轉过年来，春风吹过，草变綠的时候，爷爷真的确定行

期了。

这回真正要走，爷爷心里是多么难受呵！但是爷爷还是强打着精神。到饲养室里嘱咐着饲养员，老黄牛该生犊了，草铡细点，料怎样配，小牛怎样断奶；他知道饲养员——那个胖胖的姑娘是很能吃苦的，但脾气毛躁点。

“做事可得学着细心点哩，”爷爷说，“尤其是黄牛要生犊了，牲口不会讲话，吃啦、喝啦，就得靠人上心哩。没见过娘对待孩子吗，要饲养好牲口就得有象娘待孩子那份心事哩！”

爷爷知道第三队正副队长王全和李冰两人闹过意见，他把他俩叫到一块：“怎么？两人还有隔阂吗，当着爷爷说说吧！”两个人齐声说：“爷爷，放心吧，我们已经好了。”爷爷笑着说：“这才对哩。两人都是队长，不领导着队员好好干活能对得起新村，对得起队员们吗？”尽管两个人一再向爷爷保证，但爷爷还是说：“以后常给我写信，要是再听到你们闹意见，爷爷可不依你们！”

他到技术组去看看选下的麦种，到诊疗所去看看生病的人。就是业余剧团，爷爷也嘱咐了又嘱咐：“做戏是不能儿戏的，要想做得象，非认真不行，做戏就是认真两个字……”爷爷虽然自己口口声声说“过些日子还来，过些日子还来”，但不知怎么，自己的心里却象这一去永远也不会再来那样沉重。他觉得心里有好多话有好多事都要嘱咐，但是怎么临到跟前又想不起了呢？

夜里，爷爷本来睡得就少。如今更成半宿的睡不着了。

当然，离舍的感情在糾纏着他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自从来到新村以后就听到了流傳着这样一句話：“你給新村做下了什么？”在过去，每說到給新村做下了什么的时候，那些年輕的小伙子、姑娘們，总是蹲在爷爷跟前，手攀着爷爷的腿，爭先恐后地告訴爷爷：“爷爷，那一排房子是我們修的！”“爷爷，那一片地是我們第一个翻开的！”这些，爷爷当时听了，除了高兴而外，就是为他們驕傲。但是怎么如今一想起这些却变得揪起他的心了呢！不錯，自己不是新村的人，不是个垦荒队员，但是在新村住过吧，在新村做过爷爷吧，那么我这做爷爷的又給新村留下了什么呢？爷爷很难过，这也就使得爷爷夜里久久不能入睡了。

不管夜里睡得多晚，爷爷还照样大清早就爬了起来，背着粪筐，到村外地里走走，抓一把地下的土放到手心里捻捻，撫摸撫摸新村的房子，撫摸撫摸新村的老黄牛。爷爷的脚步迈得那么慢，那么重。他的走期始終沒有告訴新村的孙子們，所以孙子們看到爷爷几天来的样子就問：

“爷爷，您不舒服？”

“沒有！”

“誰又惹您生气了？”

“沒有！”

“那么您为什么象是不高兴呢？”

“沒有，沒有。”爷爷勉强地笑着。但就在笑的时候，爷爷鼻子酸了。爷爷自己也没想到，除了自己的家乡以外，还有着这么个地方使他难以离舍呵！

就在走的前一天，爷爷到庄主席那里去。一进门，刚好主席在对着电话讲什么：“明年可是一定啦，四五千棵……”

主席放下电话，爷爷说：“明年新村又要添什么呢？”

“白杨树，”主席说，“你看新村不是什么都好，就缺着树吗？”

“对！”爷爷又是把手往腿上一拍，“我说象是少点什么哩，咱就快动手种吧！”

主席说：“今年不成了，因为事先没和人家林业站说，人家树苗没做计划。”

爷爷听了很失望。但是刚刚跨出门口，他象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转回来一把拉住主席的手说：“多了没有，少点成不成？”

“少点也没有。”

“哪怕是给几棵。”

“咱要几棵做什么呢？”

爷爷没说做什么，只是笑着拉住主席的手，非要主席给他开封介绍信，他要亲自到林业站去一趟。

拿到了介绍信，爷爷高兴地跑回家去和孙子说：“打封信家去吧，就说一半个月还不能回去！”还没等孙子问出个为什么，爷爷早已迈步出去，到六场镇搭上汽车往林业站去了。

到了林业站，爷爷好说歹说，几乎磨破了嘴唇，终于要来了四十棵白杨树苗。主席要派汽车去拉，爷爷不让，他说汽车一颠把树根上的围土颠掉了不容易活。爷爷自己捧着

船，順着大沙河把樹苗運回靠新村的河岸來，然後又自己趕着馬車把樹苗拉到村里。

年輕人來幫忙，爺爺不讓。爺爺一鎬頭一鎬頭地刨着，主席看着過意不去了，又叫了几个年輕人來幫忙，爺爺还是不讓。主席堅持，爺爺不讓。被扭不過了，爺爺把主席拉到一邊，輕輕地說：“主席呀，你就讓我自己來種吧。我在新村住了這麼多天了，你們也把我當做爺爺，哪有不給子孫留下點東西的爺爺！我把這樹種上，一方面也算給新村做了點什麼，另外等以後樹長大了，看見樹也就想起了我，‘這樹是爺爺種的！’主席呀，別再讓我着急了吧！”

“爺爺！……”主席一把握住了爺爺的手，但往下什麼話也沒說出來。

就這樣，爺爺一鎬一鎬地把坑刨好，又一棵一棵地把白楊樹苗放進去，又從很遠很遠地方把水挑來，一瓢一瓢地灌進去。

完了，爺爺便整天整天蹲在樹下，抽着煙，笑吟吟地看着這四十棵新植的楊樹。

終於，楊樹吐芽了，芽變大了，放葉了。葉長大了，開始在土地上留下陰影了。

爺爺雖然心里仍有着離舍的痛苦，但當他看到那些圓而濃綠的白楊樹葉漸漸地放大了時，他滿意地笑了。

“爺爺总算給新村的子孫們留下點東西了！”

爺爺這回可是決定要走了。在爺爺沒走以前你如果到

新村去的話，到路旁那些白楊樹的蔭涼下坐坐吧。這是爷爷給新村留下的禮物，也是給新村子孫們的一顆心呵！你千萬去呀，這樣會使爷爷感到幸福的！

1957年11月10日 于蘭州大學

荒原上的姑娘

十二次申請書

孙秋月臉貼在列車的窗玻璃上，眼睛直直地瞅着窗外：山，远远的；地，平平的……。她太不习惯这种场景了。在河南家乡种地时，她们哪怕是路边边，地角角，都得用镐头刨起来，撒上几粒种籽。但是这里，那么大片大片的地，却闲着，上面长着荒草，跑着野羊。……这儿的人呢，难道人们就不知道土地可以产生粮食吗？不过想着想着，自己又埋怨道：“秋月呀，你这是怎么啦，领导上不是说过西北人少地多吗？你不就是来开荒地的吗？”想到这里，她满意地笑了。

她心里很愉快，也为自己庆幸。因为能够踏上这趟来西北的列车，是多么不容易啊！

那是一九五五年十月，她在省里开劳模会。不知怎么从省委那里听到了一句要组织青年到西北开荒的消息，不多，只是那么一句。但是她却再也平静不下来了。还没等开完会，她就赶忙写了一份申请书给省委。

转过年来初春，组织开荒队的消息正式宣布了。于是